

张承志◎著

一本书读懂张承志

华语文学名家亲自遴选的权威读本

王蒙·总序
蘇标石丛书

哪怕再难，也要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批判，这是我在自己的微渺作品中一直坚持的。

当代华语文学名家自选集系列

张承志自选集

从《黑骏马》到《北方的河》，从《金牧场》到《西省暗杀考》，讴歌心灵的自由与崇高的信仰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张承志自选集

张承志◎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承志自选集 / 张承志著 . — 成都 : 天地出版社 , 2017.5

(路标石丛书)

ISBN 978-7-5455-2570-0

I . ① 张… II . ① 张… III . ① 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
—作品综合集 IV . ①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7103 号

张承志自选集

出品人 杨 政
著 者 张承志
责任编辑 陈文龙 欧阳秀娟
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
电脑制作 九章文化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 : 610014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 160mm×238mm 1/16
印 张 35
字 数 573 千
定 价 58.00 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570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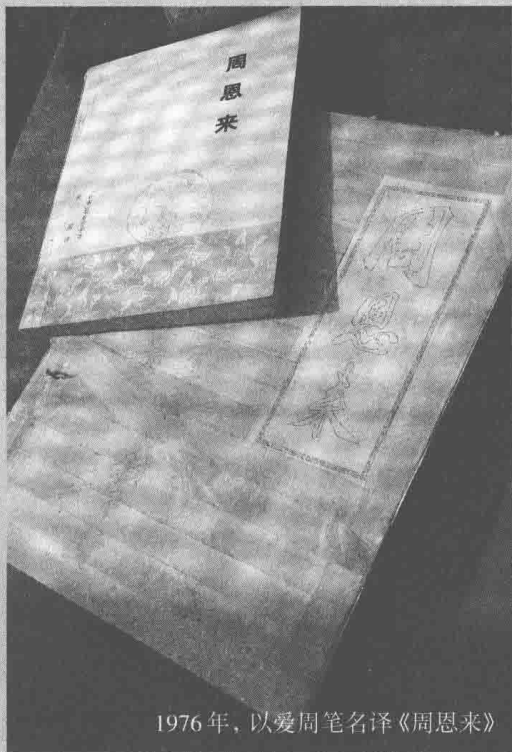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 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 : (010) 67692522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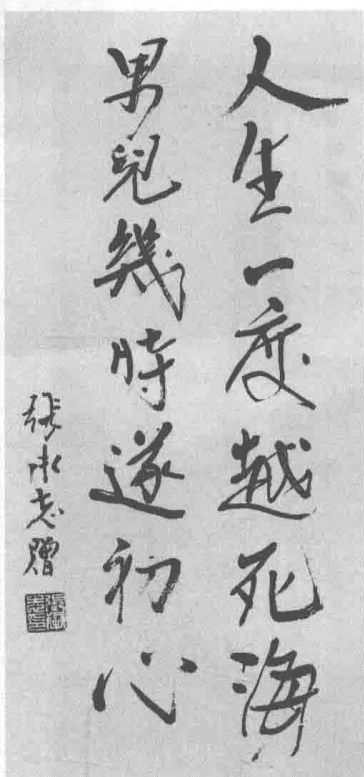
1969 年，与孩子在一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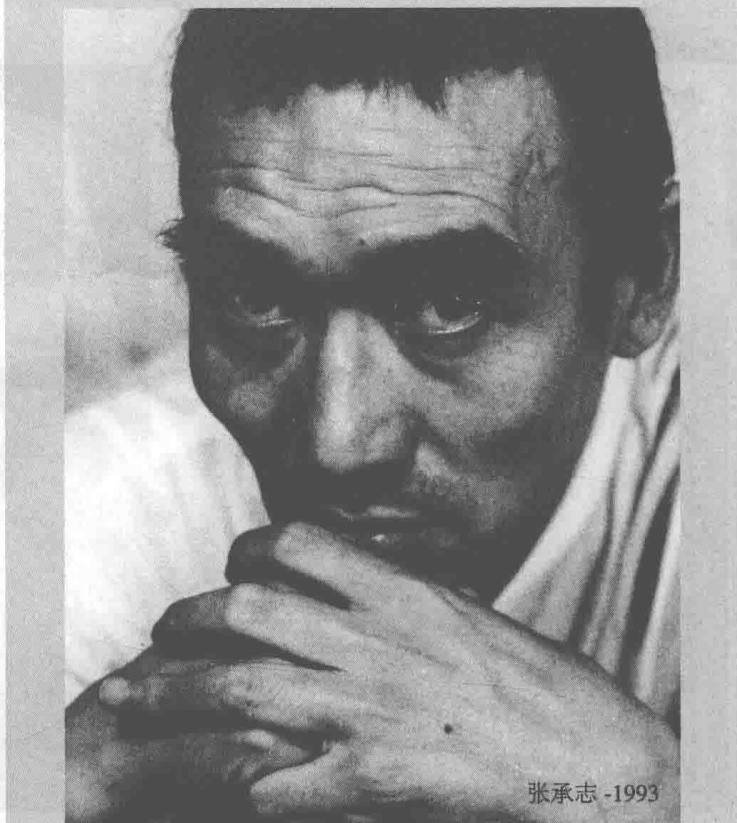
1976 年，以爱周笔名译《周恩来》



1984 年，初入西海固



赠足立正生句



张承志 -1993



2006 年，拿着冈林信康的琴



与朋友一起品尝南瓜和玉米

张承志 -2015





绘画作品：墨西哥改革大道上的印第安王



绘画作品：自由的长旅

序言

王蒙

新华文轩集团在做一套当代作家的自选集，第一批将出版陈忠实、史铁生、张炜、韩少功、王蒙的自选作品，目前签约的则还有熊召政、王安忆、赵玫、方方、池莉、苏童等同行文友，今后还将考虑出版港澳台及海外华语作家的自选作品。好事，盛事！

现在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声势，人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实惠、更便捷、更快餐、更市场、更消费也更不需要智商的东西所吸引。老龄化也不利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推广，因为老人们坚信他们二十岁前读过的作品才是最好的，坚信他们在无书可读的时期碰到的书才是最好的，就与相信他们第一次委身的情人才是最美丽的一样。新媒体则常常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皱折，培养人云亦云的自以为聪明的白痴，他们的特点是对一切文学经典吐槽，他们喜欢接受的是低俗擦边段子。

孟子早就指出来了，“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于物。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他强调的是心（现在说应该是“脑”）的思维与辨析能力，而认为仅仅靠视听感官，会丧失人的主体性，丧失精神的获得。因为一切的精神辨析与收获，离不开人的思考。

当然，耳目也会激发驱动思维，但是思维离不开语言的符号，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是思维的艺术，是头脑与心灵而不仅仅是感觉的艺术。文艺文艺，不论视听艺术能赢得多多少少百倍更多的受众，文学仍然是地基又是高峰，是根本又是渊薮。文学的重要性是永远不会过时与淡化的。

当代文学云云，还有一个问题，“时文”难获定论，时文受“时”的影响太大。学问家做学问的时候也是希罕古、外、远、历史文物加绝门暗器，不喜欢顺手可触、汗牛充栋的时文。

但读者毕竟读得最多最动心动情最受影响的是时文。时文而晒一晒，静

一静，冷一冷，筛一筛，莫佳于出版自选集。此次编选，除王蒙一人而外都是文革后“新时期”涌现的作家，基本上是知青作家。知青作家也都有了三十年上下的创作历程与近千万字的创作成果。几十年后反观，上千万字中挑选，已经甩掉了不少暂时的泡沫，已经经受了飞速变化与不无纷纭的潮汐的考验，能选出未被淘汰的东西来，是对出版更是对读者的一个贡献。以第一批作者为例，陈忠实的作品扎根家乡土地，直面历史现实，古朴醇厚，力透纸背。史铁生身体的不幸造就了他的悲天悯人，深邃追问，碧落黄泉，振撼通透，沉潜静谧。张炜对于长篇小说的投入与追求，难与伦比，乡土风俗，哲思掂量，人性解剖，一以贯之，未曾稍懈。韩少功更是富有思辨能力的好手，亦叙亦思，有描绘有分解，他的精神空间与文学空间纵横古今天地，耐得咀嚼，值得回味。我的自选也忝列各位老弟之间，偷闲学学少年，云淡风清，傍花随柳，作犹未衰老状，其乐何如？

我从六十余年前提笔开写时就陶醉于普希金的诗：

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，
……所以永远能和人民亲近，
我曾用诗歌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，
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，
为倒下去的人们，祈求宽恕同情。
……不畏惧侮辱，也不希求桂冠，
赞美和诽谤，都心平静气地容忍。

看到文友们的自选集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诗篇《纪念碑》。每一个虔诚的写者，都是怀着神圣的庄严，拿起自己的笔的。都是寄希望于为时代为人民修建一尊尊值得回望的纪念碑来的。当然，还不敢妄称这批自选集就已经是普希金式的纪念碑，那么，叫路标石就好。几十年光阴荏苒，总算有那么几块石头戳在那里，记录着时光和里程，记忆着希冀和奋斗，还有无限的对于生活、对于文学的爱惜与珍重。它们延长了记忆，扩展了心胸，深沉了关切与祝福，也提供给所有的朋友与非朋友，唤起各自的人生百味。

目 录

长篇小说 1

金牧场 / 3

中篇小说 313

北方的河 / 315

黑骏马 / 389

黄泥小屋 / 438

西省暗杀考 / 495

附 录

张承志文学创作年表 / 543

长篇小说



金牧场

上部

第一章

生命，也许是宇宙之间唯一应该受到崇拜的因素，生命的孕育、诞生和显示本质是一种无比激动人心的过程。生命像音乐和画面一样暗自挟带着一种命定的声调或血色；当它遇到大潮的袭卷，当它听到号角的催促时，它会顿时抖擞，露出本质的绚烂和激昂。当然，这本质更可能是卑污、懦弱、乏味的；它的主人并无选择的可能。

我目击过这样一次生命的诞生——

马群里有一匹灰白寒碜的老骡马将要分娩。牧民 B·T 认为这匹将生的马驹应当是一匹如漆的黑驹。但是他的话无人相信，因为老骡马的皮色简直像一团肮脏的硝碱，像一堆沾着尘土的肠衣。那天的夜漆黑得不见马耳，灰骡马在一块箭草地上抽搐着卧倒了。

整整三天三夜，她在那里卧着，抽搐着嘶吼呻吟，那块箭草地磨成了秃沙滩。

第三天夜里又漆黑如墨，我蹲在地上手里牵着笼头，可是看不见自己牵的马。牧人 B·T 掏出一把尖刀子，挨着我也蹲下来。他那半扇车轮般的胸在“呼呼”地喘。他在黑暗中突然大声自语起来：

“喂——若是伤着你的前腿的不是你父亲红儿马而是我的刀——那么跑不

远的黑骏马能相信我是好心吗！喂——若是伤了你的后腿的不是你的母亲白骡马而是我的手——那么夺不了标的黑骏马能相信我是真心吗？”

我听得毛骨悚然。

我只记得那如漆的黑夜。

我什么也看不见。可是我看见了——只有我在旁边。我看见了一把攥紧的尖刀从那神秘的门户里插进去营救一个诞生。我看见了那衰累的骡马在痛苦和喜悦中抽搐呻吟——她的嘶声曾使我联想到一个真正的女人。我看见了草潮屏息不语。我看见了黑暗从四下潜来围护。牧人 B·T 最后大吼一声，一团湿淋淋黏糊糊的血块重重摔在我的膝上。我看见了一匹骏马的诞生，一个高贵的生命的诞生。

天亮了。

在喷薄的晨曦中，小马驹站了起来。我惊奇地不知所措。它浑身漆黑，如烟似墨。

“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知道它是黑马呢？”

牧人 B·T 说，因为它的母亲在诞生时，也就是说，灰白骡马在还是匹马驹子的时候，曾经是这种高贵的黑颜色。

原来，色彩就和音符一样，早在诞生之前，它早已藏在精血之中，注定了本质和命运。因此，应当承认生命就是希望。应当说，卑鄙和庸俗不该得意过早，不该误认为它们已经成功地消灭了高尚和真纯。伪装也同样不能持久，因为时间像一条长河在滔滔冲刷，卑鄙者、奸商和俗棍不可能永远戴着教育家、诗人和战士的桂冠。在他们畅行无阻的生涯尽头，他们的后人将长久地感到羞辱。

我崇拜生命。

我崇拜高尚的生命的秘密，我崇拜这生命在降生、成长、战斗、伤残、牺牲时迸溅出的钢花焰火。我崇拜一个活灵灵的生命在崇山大河，在海洋和大陆上飘荡无定的自由。

J

可恶的尾翼一直遮挡着他的视线。他总得用劲扭过头来，从那块闪亮着红绿灯的巨大铝板的后侧眺望。可是舷窗外一片苍茫暮色，滚滚的云层平坦

地铺向天际，使人心情更加不安。他记不清什么时候忘记了海洋，最初似乎他还曾经企图凭脑力判断下边的海域位置，但后来那平铺的细软云层替换了海洋。他也记不清什么时候又发现了陆地，他只觉得自己钝笨地转了一个念头，意识到自己已经飞临了一片异乡的领空。衬衫的硬领卡着脖颈，使他在转过头去从那垂直尾翼一侧眺望时，感到一点疼痛，但是他迟钝得也没有想到这就是疼痛。空中小姐迈着婀娜的步子走在柔软的舱道上，她们用耳语悄声地和旅客交谈。我要和她们说几句，他强制自己地想，从此刻就要开始习惯外国语思维。可是他又把头转向舷窗。那稳稳不动的巨大银色尾翼上漆着一只红色的姿态优雅的鹤。它撩起两翅，撩成一个优雅的圆。窗外的天空正迅速溶入夜色，视野里开始呈着深蓝。这是我第一次乘一架外国飞机，他想，它身上没有熟悉的国旗图案，它身上只有一只张圆双翅的红鹤。以前乘飞机前往新疆和甘肃调查时，一眼瞥见那尾翼上的国旗时，他总是下意识地觉得脑海里飘过一声旋律。当时他没有注意，现在他想起来了。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，他微微一笑。可是此时此刻我乘坐的这架 DC10 的尾翼上没有一块红膏药，没有太阳旗，他想，这里奇怪地漆着一只美丽的红仙鹤。

“…ですが，…ませんか？”

他吃了一惊。我没听懂，这是日语。他突然觉得紧张。那句没有听清的日语还满带着女性的音色和气声，使他头脑更迟钝。我没听懂这句日语，他飞快地想着，飞快中对自己咒了句粗话。他看见眼前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空中小姐，正睁大着描蓝的眼睛直望着他。

“…tea，…Do you…？”

这次是英语，他想，用英语更完蛋。我只学过三个月英语。他的脑海中毫无必要地闪过一本许国璋第一册英语课本的封皮。他瞪着那空中美人，额上沁出了几粒汗。他费力地盯着她推着的一辆镀亮的车。

航空小姐窘住了，描蓝的大眼睛局促不安地眨闪。那辆镀亮的车上堆满着五光十色。他突然恍然大悟了。他在恍然大悟的一瞬间迅速地决定：不要免费饮料。

“对不起，威士忌。”他用低沉的英语突然开口了，接着用日语补充说：“加水威士忌。”

他轻轻地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泡着一片柠檬的威士忌酒杯里，几块晶莹的冰块在轻轻撞击。主啊，他想，居然我还能讲得出。接着他啜了一口酒，

回忆了一下刚才使用的那两句两种外语。那小姐迈着婀娜的步子走来。递过找回的零钱时她露出一个娇媚的表情。他也向她露出一个大概是表示谢谢的表情。他喝了两口以后，又开始转过脸，凝视起舷窗外的景色来。

那是一句蕴含丰富的话。能听懂这句话、既不觉得这句话狂也不觉得这句话平淡的人，至少要经过一整套严格训练。刚刚认识第一个字母的时候，有过一种读破天书的快乐。然后就觉得沉浸在音乐之中。那语言遵守着严格的元音和谐律，每一句话都像是骑着一匹速度轻快步点均匀的马，又像是乘着一股灵巧飘摇的风一样好听。那是音乐，我尽管没能掌握它精通它，但我从认识第一个字母时就觉得自己沉入了一派悦耳的音乐。山脉从巴里坤开始向西逶迤绵延，伊犁河谷里又藏着巩乃斯、喀什、特克斯三条河谷。特克斯河谷应该说位于天山腹地的最深处，那条缓缓的绿绸般的河平静地浸着两岸茂盛的绿草。空气中水量充足，树叶上摇响着异乡情调，土壤黑油油地袒露着疯狂的生活欲望，唉，伊犁！……那是一座梯形的青砖墓，砖头已经很旧了。蒿草在黄土夯成的坟圈里摇曳，成排地一面墙般地摇曳，像是挥舞着密集的旗。枣红脸的杨阿訇在前面快步走着，高耸的密密蒿草夹着小道。抬起头来，炫目的阳光亮晶晶地在远近的山峦上闪烁。荒凉的山地啊，极目望去，满眼都是焦旱的土黄色。跟着杨阿訇走着，就像顺着蒿草丛中的小径走进了一个谜。那座秘不示人的墓深埋在蒿草丛中的一个土坟圈里，砖上斑驳的苔藓也是暗暗的黄色。随着这满眼满世界的焦旱的黄土山崩，一切都是暗暗的黄色，任烫人的阳光在上面闪跃着逞狂。苍凉悲壮的西海固，你使年轻人一刹那就成熟啦，你这无鱼的死海。

舷窗外面涌动的云层似乎在闪开着，他茫然盯着那云层，手里握着威士忌酒杯。云层在这个时分呈着一抹玫瑰色。他叹了一口气，从西服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来。点燃香烟的时候他觉得机舱里隐隐起了一阵骚动。他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，耳朵里微微鸣响着一个遥远又尖锐的声音。“从甘肃到土耳其，所有的现代语我都懂。”他想起了那位灰白短发的老教授的一句话。那个空中小姐正婀娜地走来，她的深蓝色的呢裙服裹着一个丰满的曲线。耳朵里依然有个声音在鸣响着，微弱而清晰，尖锐又遥远。她站住了。他惶惑不解地看见她厚厚化妆的脸上又出现了那个娇媚的笑容。沉鱼落雁，他想，她这一笑简直可以沉鱼落雁，可以引起坠机事故。她还在笑着，但没有说话，两片鲜艳的红唇抿紧着。她朝他挥挥手臂，做了个姿势。他把头转向舷窗，外面的

玫瑰色云层开始激烈地翻滚，有点像煮沸的粥。那片垂直立着的巨大尾翼上漆着一只鲜红的鹤；但是它遮住了视线，遮住了那片煮沸的粥的一半。他又转过脸来。空中小姐依然坚持着向他微笑，她又挥起那条深蓝色的漂亮手臂，于是他看见了一排亮着灯光的字：No smoking！

他熄掉了烟。这时他在禁止吸烟的灯光牌旁又看到了“系好安全带”。机舱里还在骚动着，开始降落了，他想。但机舱里的骚动中闪着一张张兴奋惊叹的脸，他觉得那些脸都在向左舷慌慌张张地看。他赶紧把脸贴上椭圆形的小舷窗，他先是看见了那片煮沸了的玫瑰色云层，接着他就看见了那座巨山。

煮沸的厚厚云层依偎着一座巨大的圆锥。飞机此刻正在缓缓地环绕着锥顶飘着。它通体都染着悦目的庄严的玫瑰色。原来在云层之上的高空里暮色像一派温柔的玫瑰，他惊奇地想。飞机在徐徐地庄严地盘旋，于是那座巨峰也缓慢地扭动着，无数条放射线般曳开的脊棱沉重又笔直。光线在改变着角度，那些岩石嶙峋的脊棱一会儿呈着淡紫，一会儿幻入铁黑。他觉着得天穹里响起了一派圣乐，整个天宇都默默地向着这座神奇的巨峰顶礼膜拜。他屏住了呼吸，他仿佛感觉到机舱里还在激动地骚动。DC10 喷气式客机依然在盘旋着下降，耳里的尖锐鸣叫变成了持久的强压。他觉得耳膜里脑髓深处生出了一丝剧痛。那巨大的山峰还在扭转着，沉重地从云层里升起着，山体浑圆又匀称。天宇中空无他物，玫瑰般柔和的云海里，只有这座雄大浑圆的巨峰在愈变愈大，威严地充斥着世界。他觉得有一阵痉挛掠过全身，他知道，自己也和乘客们一起淹入了那阵骚动。衬衫的硬领卡得脖颈阵阵作疼，他一把扯开了领带。他在喘出一口轻松的气时，在暗亮的舷窗玻璃里看见了自己的面影。一双焦躁不安、野性毕露的眼睛正在暗淡的玻璃上直视着他。那双眼睛清澈真诚，那双眼睛电火灼灼。他盯着玻璃里的那双眼睛，心里觉得又充实了些。飞机继续下降着，他茫然地凝视着那座暮霭中的巨山。太雄伟了，他想，真没想到它这么雄伟。云海在天穹尽头化成了一片玫瑰色的苍茫，遮住了海洋和岛屿，遮住了正在靠近的机场和都市，像一片无人知晓的大陆。他望着那滚滚远去的云层想道，这片大陆上只有这座雄踞万物之上的山峰。他发现舱里的旅客们开始纷乱地站立起来，从空中小姐们手里接过一张张白纸。入境申报单，他猜道。飞机马上就要着陆了。他也站立起来，束紧了领带，扯直了衣襟。他觉得黯淡的舷窗玻璃里映出了一个挺拔矫健的身影，英俊又